

(清)毛奇齡撰 龐曉敏主編

學苑出版社

毛奇齡全集

第二十六冊

目錄

文集

碑記 十一卷 卷六——卷十一

一

傳 十一卷 卷一——卷六

一六九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初晴

周韓
袁益天遂

碑記

兩浙巡撫金公重修西江塘碑記

浙江爲三江之一自姑蔑導坎歷婺州睦州以迄章
安而隄作一折謂之浙江蕭山西南偏則折流之衝
也其水北注滯浙抵所衝而詘而之西于是築塘以
捍之以其地之在縣西也名西江塘明正統間魏公
文靖躬修之歷一百餘年逮天啓改元秋潦水暴漲

決塘而奔民之。靴衣漂漂者相望千里。顧隨決隨築。不致大壞。今則五年之間。且兩決矣。先是二十一年。決二百餘丈。山會蕭三縣盡成澤國。鄉官姚總制捐貲修之。至二十六年。決二十餘丈。急畚墉間。復決三十餘丈。非前此埧堅而今埧疏也。又非埧之者不力也。前此北注濤濤以漸而殺其折也。勾而不矩。勾而不矩。則水少力。水少力則增防。易固。今則折流之西。抱者有沙。生脇間水之循沙而折者。沙轉出。則水轉。盪水轉盪。則向之挽彊以西者。今徑矢而東。而于是承之者。以橫亘尺土。當長江徑矢之衝。初如撞闔。繼

如擣匿下穴而上積欲其埠之久難矣大中至開府
金公視猶已溺一日檄三下舉三縣民生嘻嘻處堂
者而公悉驚爲灼體割膚之痛先審料形勢若潭頭
若張家堰若上落埠若諸暨濱若於池若大小門白
歷求其受患之故且務極根柢必以築老塘勿僅築
備塘爲斷曰不見夫塞河者乎河之患未有減于江
然而先之以石菑石菑者石重也繼以槌槌杙也下
淇園之竹以爲槌是也而後加之以箝箝者擣木而
橫之者也而後填之以竹落竹落者河隄使者刻大
竹爲落實以石夾船而沈之是也大如是而工亦幾

矣。徒以老塘抵深虛。擲民間金。僅築備塘。此黃葉止啼耳。且棄民田。棄廬舍。何益。自今伊始。毋怙舊。毋憚煩。毋補苴目前。而隄棄永久。牘十上十反。甚至集官民里老共議。可否必各使心。伏令書押上。乃衆議。噤然。反謂築備塘便何也。以爲河隄無正衝者。旁決易補。而正衝難塞一也。且河身高于隄。其決也。隄耳。此則江深而隄高。隄亘于地。抵衝者。以地。不以隄。故當其衝時。先齧其隄地。而後隄隨之以傾。方春水發。隄地如蟻。潭不特捧土難塞。卽填以巨舟。投以筈石。隨濤而捲。等于飄蓬。故菑楗之設。但施于隄。而不施于

築隄之地所謂不與水爭地其說二也且水能決隄不能決地地藉隄以禦漲水耳能遷地于水地不卽決則隄不卽壞其說三夫江流有定而沙之遷徙有定乎沙徙西則西衝徙東則東衝築一定之塘不能抵數徙之衝保無東向之沙不仍徙而之西乎其說四要之皆非公意也是何也則以公意在久遠而順民之情則仍近于補苴也乃塘工所需有云得利民田者民利之民自築之蕭山得利田計十六萬畝而山會二縣計一百萬畝有奇則其利六倍于蕭然且蕭山地高而山會地下傾盪之害亦復不啻數倍天

下未有利。而功慳。禍重。而救反輕者。考之嘉靖間。三縣通修。曾無氏。叩今則山會合金。僅足抵蕭山之。一似乎畸重。乃公復如傷爲念。惟恐民力之或不足。既已議輸四千金。蕭山半之。山會二縣共半之。而公特倡率。司道捐金二千。却三縣之半。計程立簿。猶恐董之非人。則其工不固。且或來中飽之患。復簡屬吏之廉能。而勤慎者共推郡司馬馮君。會馮君以清軍兼攝水利。遂董其事。塘距水五丈。底七丈。額二丈高。一丈五尺。長二百一十丈。有奇。餘悉增庫。培簿內。桓而外。殺礮之。椽之。諒工役勤惰。而親爲之。犒計。健若。

千土若干節與石若干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二十六年三月凡六閱月工成夫方州大臣興利除害固屬本分然往往視爲故事遇修翰所關一委之都水聽其便宜從未有已溺已飢如公者且民利民策嚮有成例而公以冰清之操却茹絕匱然且惟恐民力之或竭爲之割脰而剖腊以資于成繼此者可風已公諱鉉字治公別字棟存壬辰進士由內翰林起家改祭酒歷按察布政二司使進兵部侍郎巡撫福建調繁爲今官頌曰

於越同利有如三江北流而折在餘暨傍馮修習句

江排洄湟。縵地逆防。民爲鯉魴。我公仁愛。宛如身創。
負土作埭。捐金捍防。前者策堰。龜山仲房。我公嗣興。
以頡。以頡。公之功德。煌煌版章。祇此澤闔。一何汪洋。
沙漫可泐。江積可擋。公恩蕩蕩。千秋勿忘。

重建宗慧堂記

法相寺在西湖南高峰下。五代時長耳和尚舊道場也。其傍有宗慧堂。相傳趙宋時所建。而今亡矣。嘗考法相所始。不得其實。或曰法相卽長耳院。又名宗慧禪院。實卽定光佛寺也。夫定光與宗慧長耳何與。及按舊跡。得宋翰林侍講范楷所撰碑文。而碑毀于元。

卽文亦闕失不甚備。惟明嘉靖中有蘇州太守徐節所樹一碑尚存。西楹其文爲翰林庶吉士王穀祥所撰。拂讀之彷彿其槩而惜其時月多未協也。考師泉南人生于唐昭宗景福之元。其母夢吞日而生。師生則兩耳垂及肩。名長耳兒。長耳兒七歲不言。忽一僧謂曰：何鈍？置耶？師答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當是時人早知其爲應化身矣。其後游方外。祝髮金陵瓦棺寺。而歷叅諸方。至後唐同光二年。始至杭。見西湖南山而樂焉。依石築室以乏水。咒而得水。今名卓錫泉是也。自同光二年居此。閱二十六年。至後漢乾

祐三年十一月二日。末明禪師者聖僧也。居淨慈寺。吳越王生日。飯僧問末明有真僧乎。曰有。南山長耳和尚。則定光佛應化身也。王趣駕至山。禮師。直呼定光佛。師不答。但曰。末明可信乎。趺坐而化。則是法相之建。或在此時。或過此已往。而碑云石晉時建。則石晉二主共十一年。正當師所居二十六年之中。是時未嘗知師也。且卽此二十六年中。石晉多事。大梁去此遠。毋論不知師。卽知師。必不能賜院至吳越境。卽或賜院至吳越境。或吳越王自知師當石晉時。王自賜院。不必出石晉。敕建。則長耳之名已著。南山何必。

待永明而後聞也。且夫宗慧之建何自也。舊以爲是寺所始。本名長耳。而宋始更名法相。且賜長耳爲宗慧大師。則是宗慧名堂必始于宋。第不知在宋何代。而碑云。師遺蛻不壞。膚革津澤。月必三淨。其爪髮而金人侵境。刃所傷處。皆流白血。因于崇寧三年。應僧司之請。然後覆以髹漆。而錫以金。名夫崇寧者。徽宗年也。其時天下稍安。燕閒所至。表錫及此。固未可知。然而當其時。金人未嘗侵境也。卽謂金人侵境後。此之事。是時但賜號。則又不得謂僧師上其事。而後得之。蓋上卽上其侵境事矣。予謂是寺所始。必始于五

代之漢宋僅易名耳。若堂所由建必在南宋而世誤以崇寧實之事當因革卽基構見存尚多倪仞而爲文不慎致有以已成之記爲謬誤者。此興復之所當亟而爲之文者倍不可不爲之審也。予重詣法相寺求所爲宗慧堂者而不得因考其故碑而重爲辨定。若此若夫師之應化所在皆有天台文殊囊山之辟支佛池之金地藏鶴林之布袋和尚靈巖之智積菩薩皆有顯跡而師在生時杭人以水旱疾疫及禱生求嗣曳其長耳無不立應。今遺蛻歸然尚能趨四方之士碑不云乎。蘇州徐使君以禱而生所爲三致意。